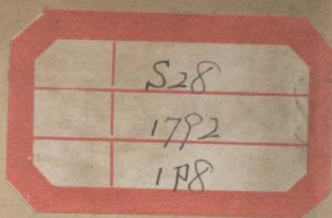


續名醫類案 第八



續名醫類案卷八

錢塘魏之琇編集

海昌王士雄孟英  
定州楊照藜素園

同校

# 痢

陳良甫治一婦人病痢疾、越四十日、服諸藥不愈、召診之、六脈沈弱。大凡下痢之脈、宜沈宜弱。但服十全大補湯、薑棗煎成、加白蜜半匙、再煎數沸、服之而愈。良方醫說續編

一婦人泄瀉不止、似痢非痢、似血非血、其色如濁酒、診之則六脈沈絕、眾醫用熱藥、及丹藥服之、則發煩悶、乃先用敗



毒加陳米煎、次用胃風湯加粟米愈、

泊宅編云、姚祐自殿監遷八座、母夫人病痢、諸藥不効、令李昂筮軌草、有真人指靈草之語、一日登對、上訝其色瘁、具以實奏、詔賜一散子、數服而愈、仍喻只炒椿子熟末米飲下、

薛立齋治司馬王荆山、患痢後重、服枳殼、檳榔之類、後重益甚、食少腹痛、此脾傷而虛寒也、用六君子加木香、炮薑而愈、

祠部李宜散、患血痢、胸腹膨脹、大便欲去不去、肢體殊倦、以爲脾胃虛弱、不能攝血歸源、用補中益氣湯加茯苓半夏、

治之漸愈、後因怒前症復作、左關脈弦、浮按之微弱、此肝氣虛不能藏血、用六味治之而愈。

朱丹溪治一老人、年七十、面白脈弦數、獨胃脈沉滑、因飲白酒作痢、下淡血水、圍後腹痛、小便不利、裏急後重、參朮爲君、甘草滑石檳榔木香蒼朮爲佐、下保和丸二十五丸、次

日前症俱減、獨小便不利、以益元散服之而愈。

平治會萃

寧皇患痢、召曾醫

不記名

入視、曾診御畢、方奏病症、未有所處、

慈明立御榻後、有旨呼曾防禦、官家喫得感應丸否、曾連呼喫得喫得、慈明又諭須是多把與官家、曾承教旨、對以須進二百丸、遂止、曾時坐韓黨被譴、痢止、遂於元降秩上、

更曾三秩、後寧皇不豫久、謂左右曰、惟曾某知我性急、召  
入診訖、嗚咽不勝、上曰、想是脈兒不好也、曾出自診其脈、  
謂家人曰、我脈亦不好、先寧皇一夕而逝、四朝聞見錄葉紹翁

竇材治一人休息痢已半年、元氣將脫、六脈將絕、十分危篤、  
爲灸命關三百壯、關元三百壯、六脈已平、痢已止、兩脇刺  
痛、再服草神丹、霹靂湯方愈、一月後大便二日一次矣、

一人病休息痢、竇令灸命關二百壯、病愈二日、變注下一時  
五七次、命服霹靂湯二服立止、後四肢浮腫、乃脾虛欲成  
水脹也、又灸關元二百壯、服金液丹十兩一月而愈、

曾魯公痢血百餘日、國醫不能療、陳應之用鹽水梅肉一枚、

研爛合蠟茶入醋服之一啜而安大中丞梁莊肅公亦痢血應之用烏梅胡黃連竈下土等分爲末茶調服蓋血得酸則斂得寒則止得苦則澀故也

醫說本草綱目

宋張叔潛知劍州時其閣下病血痢一醫用平胃散一兩入

川續斷末二錢水煎服卽愈紹興王子會稽時行痢疾叔

潛之子以方傳人往往有驗小兒痢尤效

本草綱目

劉禹錫傳信方云予曾苦赤白下痢諸藥服遍久不瘥

惟久痢故

可用後方轉爲白膿令狐將軍傳方用訶黎勒三枚兩炮一生

並取皮末之以沸漿水一合服之若止水痢加一錢匕甘

草末

謂加甘草末一錢也

若微有膿血及血多加三七亦加甘草

本草



胡大卿一僕患病五色已半年遇杭州一道人教用大熟瓜  
萐一個煨存性出火毒爲末作一服溫酒服之遂愈  
本方同

上

張子和曰一男子病膿血惡痢痛不可忍  
有實熱之毒忽見水浸

甜瓜心酷喜之連皮食數枚膿血皆已人言下痢無正治  
是何言也只知痢是虛冷溫之澁之截之此外無術矣豈  
知風暑火濕燥寒六者皆爲痢此水蜜甜瓜所以效也

潘墁曰予蔓孫年十二一日內外熱如火頭眩醫以爲外感

汗之不解旣而腹痛小水不行又以爲內傷下之不愈後

四五日變赤痢。晝夜無度。小水點滴。腹連膀胱脹悶。醫乃專用痢藥。而病益劇。心切憂之。詢之家人。曾食何物。以會飲水。水告予曰。病坐此矣。醫投四苓六一不應。予曰。陰氣結於上。陽氣陷於下。膀胱有上口無下口。氣不能化而出也。須用膀胱本經藥。溫以散之。升以舉之。眾醫不敢。予用溫中丸。天水散。加乾薑。茴香。升柴。煎服一二帖。小便行。三帖痢止而愈。

諸記室

李時珍治華老年五十餘。病下痢。腹痛垂死。已備棺木。用延

胡索三錢爲末。米飲服之。病卽減十之五。調理而安。

本草綱目

薛立齋治一人痢後嘔噦。脈洪大。按之虛細。作渴引飲。諸藥

到口不納。作脾胃虛寒。不能司納。以參朮炮薑等分飯丸。米飲不時送下。服至三兩。聞藥不嘔。以六君子加炮薑調理而安。

王巖如治一人痢如豆汁。日夜百餘次。羣醫投以清涼。下墜之藥。愈危。六脈沈弱。此脾虛受濕也。以補中益氣湯加羌防蒼朮二三劑。愈。

王又逸治一人痢後脚軟難行。曰久痢傷氣。下多亡陰。氣血俱虛。不能榮養其筋骨也。用八珍湯加牛膝杜仲木瓜薏仁而愈。

陳三農治一婦患痢。所服皆清涼剋伐之藥。致脾胃虛弱。血



無所統。日下數升。遇有所觸。其下益甚。欲補血。恐脾愈寒。欲引血歸經。而血去殆盡。遂用陽生陰長之義。以益氣湯溫養中氣而漸安。

一士勤於舉業。夏末患裏急。泄白膿。眾以痢治。曰。非也。此積勞傷脾。脾氣下陷。卽東垣所謂飲食不節。起居不時。上升精華之氣。反下陷云云也。用補中益氣湯二劑而安。

龔子才治劉司寇。年近七十。患痢。膿血腹痛。諸藥弗效。診之六脈微數。此肥甘太過。內有積熱。當服酒蒸大黃一兩。清利之。劉曰。吾衰老。恐不勝用。滋補平和乃可。因再四引喻。始勉從之。逾日而愈。

尤在涇曰痢之爲病。氣閉於下。而火復迫之。是以腹痛裏急。糟粕不出。而便腸垢也。其源皆由於暑濕。與瘧病俱發於夏秋。蓋傷於經絡。則成瘧。而入於腸臟。則爲痢也。經絡之邪。可散而愈。故治宜辛苦溫之藥。腸臟之熱。非清不愈。故治宜辛苦寒之藥。亦發表不太熱。攻裏不太寒之意。河間之主用清寒。蓋亦有見於此。張景岳不審痢病之所從來。而以五臟五行爲說。謂惟心可言火。其餘則均不可言火。此但足資辨論而已。豈足補於治要哉。

痢與泄瀉其病不同。其治亦異。泄瀉多起寒濕。寒則宜溫。濕則宜燥也。痢病多成濕熱。熱則宜清。濕則宜利也。雖泄瀉

亦有熱症然畢竟寒多於熱痢病亦多寒症然畢竟熱多於寒是以泄瀉經久必傷胃陽而腫脹喘滿之變生痢病經久必損脾陰而虛煩痿癱之病起痢病兜澁太早濕熱流注多成痛痺泄瀉疏利或過中虛不復多作脾勞此余所親歷非臆說也或曰熱則清而寒則溫是已均是濕也或從利或從燥何歟曰寒濕者寒從濕生故宜溫燥煖其中濕熱者濕從熱化故宜甘淡利其下且燥性多熱利藥多寒便利則熱亦自去中溫則寒與俱消寒濕必本中虛不可更行滲利濕熱鬱多成毒不宜益以溫燥也

一人下痢小腹急痛大便欲去不去以脾胃氣虛而下陷也

用補中益氣送八味丸二劑而愈。此等症候因利藥致損元氣。肢體腫脹而死者不可枚舉。

一人患痢後重。自知醫用黃芩芍藥湯後重甚。飲食少思。腹寒肢冷。龔以爲脾胃虧損。用六君子湯加木香炮薑二劑而愈。

趙養葵治四明徐陽泰。體素豐多火。善渴。雖盛寒牀頭必置茗椀。或一夕盡數甌。又時苦喘急。質之趙。趙言此屬鬱火症。常令服萊菔丸無恙也。丁巳夏徐避暑檀州。酷甚。朝夕坐水盤間。或飲冷香薷湯。自負清暑良劑。孟秋痢大作。始三晝夜下百許次。紅白相雜。絕無渣滓。腹脹悶絞不可言。

或謂宜下以大黃趙勿顧也竟用參朮薑桂漸愈猶白積  
不止服感應丸而痊後少嘗嘔復瀉下委頓仍服八味湯  
及補中重加薑桂而愈寒涼太過用參朮薑桂以救其偏  
是無八味之投奚爲乎此養葵之所以爲養葵也夫一人  
之身歷一歲之間黃連苦茗不輟口而今病以純熱瘥向  
若投大黃下之不知何狀又病咳嗽時喘逆不眠用逍遙  
立安又患便血不止服補中黑薑立斷不再劑

喻嘉言治張仲儀初得痢疾三五行卽診之行動如常然得  
內傷之脈而挾少陰之邪曰此症宜一表一裏但表藥中  
多用一參裏藥中多用附子方可無患若用痢疾門諸藥

必危之道也。張以平日深信經取前藥不疑。然病勢尙未著也。及日西忽發大熱。身重如巨石。頭在枕上。兩人始能扶動。人事沈困。急服完表裏二劑。次早診視。卽能起身。出房。再與參附二帖全愈。若不辨症。用痢疾門中藥。何曾有此等治法乎。

周信川年七十三。平素體堅。秋月病痢。久而不愈。至冬月成休息痢。一日夜十餘行。面目浮腫。肌膚晦黑。脈之沉數有力。謂曰。此陽邪陷入於陰也。吾以法治之。可愈。以人參敗毒散煎好。用厚被圍椅。上坐定。置火其下。更以布捲置椅褥上。殿定肛門。使內氣不得下走。內氣提掇在人豈可以物塞定其說未免荒謬

雄按提掇雖在人以外。殿亦可少助其力。然後以前藥滾熱與服。良久又進前藥。遂覺皮間有津津微汗。再漑以滾湯。教令努力忍。前藥滾熱與服。良久又進前藥。遂覺皮間便此却有理。

有津津微汗。再漑以滾湯。教令努力忍。便不可畏熱。不得移身。如此約二時之久。皮間津潤未乾。病者心躁畏熱。忍不可忍。始令連被臥於牀上。是晚止下痢二次。後用補中益氣湯。一日夜止下三次。不旬日全愈。蓋內陷之邪。欲提之轉從表出。不以急流挽舟之法施之。其趨下之勢。何所底哉。聞王星宰患久痢。諸藥不效。蘇郡老醫進以人參敗毒散。其勢差減。大有生機。但少此一段幹旋之法。竟無成功。故凡遇陽邪陷入陰分。如久瘧久痢久熱等症。皆當識

此意使其裏邪久久透出表外方爲合法。若急而速則恐  
纔出又入徒傷其正耳。

按休息痢多緣悞治而成。或兜澀太早。或有表症而驟  
下之。古人多以感應丸爲治。法至良也。茲用人參敗毒  
亦治之。近理者。至以布蛋殿其肛。謂內氣不下走亦好  
奇之過耳。嘗閱道書見內丹將成欲過關時。必以物  
殿其穀道。夾其外腎。以防靈丹之外洩。喻氏貫通三教  
其意未必不取諸此。魏君之論亦不免少見多怪。

朱孔陽年二十五。形體清瘦。素享安逸。夏月因構訟奔走日  
中。暑濕合內鬱之火而成痢疾。日夜一二百次。不能起牀。